

## 夜宿达蓬山

崔海波



我们是夜里11点上达蓬山的,汽车在盘山公路上弯来弯去,绕了好一阵子,翻过山顶,又往下开一段路,总算到了目的地。几盏昏黄的路灯在巨大的山野夜幕中,像萤火虫那么微弱,我们小心地跟着主人往前走。之前,朋友已经在微信群里上传了今晚将要入住的木屋照片,像鸟雀搭建在树上的窠巢,精致玲珑,单体独栋,隐藏在林间,木屋沿山势而建,地基是斜坡,所以屋子下面支撑着长长短短木桩,错落有致,很像湘西的吊脚楼,令人心向往之。但这会儿已是深

夜,不是欣赏风景的时候,再加上大伙儿身心疲乏,只想快快进到屋里,洗洗睡下。

女儿执意要和四个同学住一间木屋,说是好不容易凑到一起,机会难得。我担心她们聊天疯玩睡眠不足,但转念一想,平日读书够辛苦的,难得出来一次,就放松放松吧,于是随了她们,五个女孩把木屋里里外外侦查了一遍,叽叽喳喳地商量了一阵子,最后决定把三张床并到一起,像一张大炕,五个人排排睡,三条被子扯来扯去的,有的乐了。

我住的木屋有一面落地窗,深夜里,外面黑漆漆的一片,啥也看不见。但我知道浸濡在夜色里的是一棵棵高耸的杉树柏树松树槭树,还有一些袅娜的藤蔓会沿着树干缠缠绵绵向上绕,偶尔有松鼠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,或者拉着藤蔓荡秋千,长年累月掉落在地上的松针像一条厚厚的地毯,到了湿热的雨季,地毯上会长出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褐色的蘑菇,像一朵朵大大小小的花,又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。以前曾听老人们说过,色彩鲜艳的蘑菇往往有毒,能吃的大都是不起眼不好看的……时钟已过零点,我收回思绪赶紧睡下,关灯前顺手把窗帘拉开一条缝,希望醒来时,第一眼就能看到无边的碧绿青翠。

虽然睡得晚,次日清晨五点就醒来了,我是被鸟儿们叫醒的,它们此起彼伏地在窗外鸣叫,或嘹亮或低沉或清脆,我将窗帘完全拉开,试图寻找鸟儿的身影,我知道它们近在咫尺,但就是看不见,轻盈的倩影全都隐没在浓郁的绿色中。

匆匆洗漱完毕,带上一本书出门,沿着石径在木屋边转悠,每一幢木屋周围的杂草都清除得干干净净,人住在里面不必担心虫蛇之虞,漫步中,倒是发现

一条蜥蜴慌里慌张地爬行着,匆匆钻进一条石缝,不见了,不知是它的行走风格原本就如此还是见到人后紧张的。

远处传来木鱼声,我便寻声走过去,转弯,抬头看到一座全木结构的寺院,名叫佛迹寺,楼宇规模不算很大,藏经楼、祖师殿、伽蓝殿等建筑看上去都是新建不久,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则告诉我这座寺院始建于唐朝。据说附近还有一个佛迹洞,洞内留有观音菩萨的一个脚印,但我没有找到。

达蓬山是一座有故事的山,相传两千多年前,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药,曾五次到这里来寻访仙草,估计他没有找到,否则也不至于四十九岁去世。听慈溪的朋友说,达蓬山原名香山,因山上多香草而得名,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香草是指哪一种草,夏日里,正是植物生长的旺季,我在达蓬山上见到的每一种花草草都散发着好闻的香味儿。与达蓬山有关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是徐福,据说他率三千童男童女就是从这里出发东渡日本的,山上人文古迹很多,山下坊间流传着的故事更多。

转了一圈折身返回木屋,同伴还在酣睡,我便在客厅里烧了一壶茶,坐到门口的木梯上,翻读刘程亮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书中的文字单纯而美好,作者富饶的生命体验都来自乡村和田野,而这会儿,我坐在达蓬山的深处,望着欣欣向荣的花草树木,只觉得很美,却不知怎么表达。

山上的气温比山下低几摄氏度,当第一缕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漏下来,一点点一片片地洒落在我身上时,已经没有多少热度,凉风习习,鸟鸣啾啾,就这样读几页书,或发一会儿呆,都是很美好的事儿。

## 西岙景色醉游人

林崇成

奉化市尚田镇的西岙村是个美丽的山村,村口是高大的行道树,村前溪水潺潺,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村中,新建的村民居住楼整齐有序,村道清洁,精心修建的花坛鲜花盛开。

村后的石头岙水库为东江水系的重大水库,蓄水量140余万方。东江上游地貌特殊,遇有暴雨洪峰过了葛岙村便陡然减少,水量是否渗入暗流、溶洞,不得而知。葛岙与宁海深甽同处地热断裂带,深甽有宝贵的温泉,而葛岙的温泉大概受地下渗水的影响,露头水温过低而难以商业开发。

石头岙水库底角有座“山登电站”,引水的压力钢管长360米,是市内小水电最长的引水钢管之一。电站之上有一个同心水库,库容极小,水质却是出奇地清澈,水下几米深的砂卵石粒粒可数。

翻越同心水库坝脚便进入一个多彩多姿的峡谷,峡谷间的溪涧上,有多座造型不一、风姿各异的古石拱桥,桥面已残缺不全,想必是千百年来商旅队和山民长期踩踏的结果。桥身的石拱完好无损,有的受树荫遮蔽,有的爬满青藤,有的布满斑驳的苔藓……如彩虹横卧溪涧,诉说这古老的历史,遗存着独特的风韵。

两岸群峰叠翠,耳边鸟鸣声声。人走谷底,穿越柳树从足涉清凉的溪水,清泉在乱石间奔流,山花飘香,野果满目。藤梨(野生猕猴桃)挂满枝桠,野山楂酸中带甜,野柿子压弯枝头,树丛的枯叶中野生的蘑菇如撑开的小伞绽放着。一串串野生的“刀壳豆”垂挂在路边的藤蔓中,每个豆荚足有半米长,而虬枝弯曲的古藤有手臂般粗壮,至少有几十年的藤龄了。

一群群黑斑彩蝶在潮湿的地面上聚会,它们体型硕大,色彩美丽,常常结伴翩飞,引人遐想。

石楼岭是董李、大堰山民去象山港沿海的必经之路,位于西岙村的西南边。七岩洞是石楼岭旁最神奇诡秘的洞穴,洞穴外有一块巨岩酷肖熊头,大耳、长吻、圆睛,形态传神,似在小心翼翼地伸颈向下窥探,犹如“棕熊探山”。沿岩壁上行数十步便见一个黑乎乎的大洞口,这就是“七岩洞”。洞中传来滴滴答答的流水声,同行的朋友打亮手电筒,大家摸索着进入洞内。洞底很陡,脚下全是松动的石块,一不小心就会跌出洞外。洞深10米有余,宽度高度各近5米,洞顶危岩参差交错,随时有砸下来的危险。洞底成“Y”型,东西分岔,阳光从东部岔洞照入,西边岔洞是6米高的岩壁,光线昏暗,手电筒一照便有多只蝙蝠扑飞。蝙蝠个头巨大,展翼足有鸽子大小,倒挂在洞壁上,眼露光点,吱吱乱叫。仔细观察“七岩洞”还在风化中,头上的垂岩有剥落的痕迹,脚下的乱石有棱角,似乎刚刚脱落。人站洞中心头难免有几丝不安,大家催促着尽快离开。

往前行是石楼庵遗址。传说庵中养了头能通人语的大水牛,有人来庵借牛耕田,住持只要吩咐水牛耕几亩,水牛决不多耕一犁。扶犁者如果呵叱、鞭打水牛想要多耕,水牛不予理会,若再虐待便犄角顶撞,人称“聪明牛”。

去木鱼岩的路上是龙门奇景。上大下小的两块岩石相吻咬,形如张开的龙嘴,中有空隙容人通过,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势。木鱼岩位于山谷中,无底无根,状如木鱼。岩边林间藤树缠绕,药材野果众多。

摄影 梁溪 林崇成 总第 5658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龙潭位于东坑岭东侧的山谷中,东坑岭是南溪口、万竹、徐马站等地山民去沿海的必经之地。龙潭又称永济潭,传说居住的蛟龙与溪口白岩龙、大堰石井龙为三兄弟。以前鲇埼、洪溪的渔民常来此请龙祈雨。近日的大雨,已使龙潭的水量剧增,山泉轰鸣,震耳欲聋。两股来自不同山坑的飞瀑在此会合,垂跌升腾,如白练交织,似双龙戏水,奇哉,壮也!潭水深浅难测,白浪汹涌,蔚为壮观。



手边那本护照,正五味杂陈地躺在那里。

那次伊拉克报道,我们并非孤军奋战。除了在伊拉克的报道组外,中央电视台还在周边国家作了全方位部署。主力驻扎巴格达,以此为核心,在约旦、科威特、土耳其布兵策应。“兵力”调动频繁,央视在中东唯一的记者站埃及站,紧急调出了老大姐、懂阿拉伯语的记者梁玉珍和年轻的摄像师刘苗野,增援约旦。另几路记者陆续赶到土耳其和科威特。央视的大军,对这场“新闻战”渐成合围之势。

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酒店,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陶冶和康锐,梁玉珍大姐和刘苗野也住在这里。“胜利会师”后,便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。既然已经离开了巴格达,我们现在便只能在约旦监控伊拉克的态势,一旦战争爆发,第一时间从约旦发出报道。

当时,约伊边境已经出现小股的“难民潮”,不是

那种战争打响后背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难的人群,而是之前我们一路上看见过的,那些外国侨民,以及伊拉克的达官贵人,其中还包括萨达姆政权里高官的家属,他们急迫地远离危险,一波一波朝着邻国约旦涌来。约旦方面压力骤增,在靠近边境的地方,预先开始搭建了难民营,而后来在战争期间,这些地方也确实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难民。

尽管巴格达已成为我心头的伤,但是专业精神提醒我,要迅速调整位置,继续坚守这第二道火线,在约旦的采访要迅速开展起来。

杨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联系到了卫星线路,当时很多外国记者住在那里,所以酒店屋顶上也有许多电视服务机构搭建的平台。于是,我们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顶,继续开始约旦的现场连线报道。

我实在没有想到,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,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,有一些网友说:“水均益临阵脱逃,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,在那儿打着电话在连线,恬不知耻。”

电视记者不像文字记者,可以不受技术条件的制约,电视报道必须要有画面,要有卫星传输线路。我们没有设备,只能花钱租别人的。所以当时我们选择酒店,是考虑到报道的快速和便利,绝不是贪图什么舒

适的条件。

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,越是冲在前面的记者,了解的资讯却越少。我们驻守巴格达一个多月,虽然在事件中心,但视野却被地域限制,通讯不便,无法从全球视野纵览横观,后方的编辑有时都比我们知道得多。那个年代CCTV还只是小股部队出击的“作坊式”运作模式,刚刚尝试走进战争现场不久的中国电视记者,还没法与一些西方新闻信息大国的同行们相提并论。

同时,伊拉克的新闻环境实在太困难了,所有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,都处于严密监控下,报道的“好”与“坏”,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来。所以很多记者很谨慎,哪怕得到了一些绝密的信息,也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风声,由各自的媒体在卡塔尔总部、伦敦总部或者纽约总部发出来。

同时,这些媒体也都很注意保护前方记者。因为,前方记者是媒体的眼线和耳目,是这个媒体在风暴中心的一个存在、一个符号。对于这种报道上的“潜规则”,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
所以,记者们在酒店住在一起,既是抱团取暖,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,并非网友想象的贪图安逸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